

真情小說

1

鹿建國◎著

花雲石



若雲花

作者 鹿建國

Z
1247.57
1246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若雲花

作者：鹿建國（飄逸山人）

出版者：鹿建國

電話：（〇二）九三五—三二七（傳真）

印刷：勵行彩色印刷公司

地址：中和市永和路458巷1弄23號

總經銷：三友圖書公司

地址：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27巷11弄17號5樓

電話：（〇二）二四〇五六〇〇 二四〇五七〇七

傳真：（〇二）二四〇九二八四

劃撥：〇五八四四八八—九 三友圖書公司

定價：新台幣130元

中華民國82年元月初版

本書如有污損缺頁，請寄回本公司

目錄

(一) 風帆中的身影	1
(二) 小石情	9
(三) 似情非情	33
(四) 衝激下的心結	63
(五) 最痛苦心情下的激情	81
(六) 無奈的傷心	109
(七) 不該接到的一封信	117
(八) 最美的地方卻是最傷心的地方	129
(九) 奇異的給予	139

(十) 往年今日又入夢·····	145
(十一) 破碎之下又破碎的情·····	169
(十二) 真相與苦心·····	205
(十三) 第二封不該接到的信·····	233
(十四) 最美的地方卻是個悲情的地方·····	241
(十五) 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後那互應的回憶·····	247

風帆中的身影

台北市的夜空大多「有那麼點」霧茫茫的……雖然一個人目前的心思也是那麼點朦朧的……可是秋天的腳步，卻帶來那份棉絮似的細雨，硬是把那霧茫茫的感覺給洗滌了……當然就看見了遠山，也當然就心胸擴朗許多。

而這份開朗的心胸，雖還是朦朧朧的，可是現在隨著浩瀚的思絮，已經張開了風帆……很有規律——很有秩序——也很有那份自信地向前航著，因為掌舵的內心正在一幕一幕的推演這幾個月所發生一些「澎湃的浪潮」。

首先那韋長青還依稀記得，數個月前他也像往常一樣，星期天到教堂聆聽一些清新的感覺……可是就在某一天他很意外地發現那既熟悉、而且溫馨的身影……這個身影曾令他沈醉過……也令他恍惚過……更令他無所遵循著……然而好不容易擺脫了這惱人的身影，可是為什麼這股「黑潮」又把這「情波」倒翻過來朝向著他！

再說，這位「熟悉的身影」，常常……也非常刻意地在教堂內去「閃避」一位二十開外俏麗的少女，而「她們二者間」一出教堂的大門，又很匆匆地「一同」搭車離去……像這樣「各分東西」的光臨，可是又「一併同走」的離去，這在長青深色的眼眸

之下每星期不斷地持續著……然而另一方面，爲了不要給那位「熟悉身影」有心理上的「礙難」之下，那只有默默地在教堂打聽著！

最後！這個「探尋家」果然找到了一些零碎的答案……原來這位俏麗出衆的少女竟然是那「熟悉」身影的女兒，只不過這位小姐多不願和她的母親在教堂裡坐在一起，那原因是她的父親以前常常數落她的母親爲「黃臉婆」……

並且在機緣巧合之下，曾記得有一次，長青卻在某個私人宴會場合，又碰到這位美麗的小姐，她穿著一襲粉紅色長裙……雙肩還微微地露著……以致於「身材」美到不敢正面的看她，並且正好又與她分在同一桌，因此就在大家閒聊的時候，也湊巧她又提到父親對她「黃臉婆母親」的感覺；待這位俏女郎「申論」過以後，隨後長青便問了她一句：「小姐！我和妳的母親應該說是認識，是不是可以想請問妳一句話呢？

好呀！你問啊……（那少女回答著）

噢！對不起噢……我是想請問妳……妳的身材怎麼那麼漂亮，就好像要噴火一樣……

什麼！你說我的身材像噴火一樣……（這位俏女郎馬上就顯得有眉飛色舞）

是呀！妳不但人長的漂亮而且身材像噴火差不多，妳要知道，幸虧我不抽煙，要不

然點煙，倒是還不錯，尤其是穿著低胸的衣服，更顯得漂亮和出眾……（這位小姐被長青一說，更覺得非常高興）

妳知不知道，妳那黃臉婆的母親在年輕時候怎麼樣啊？（長青很柔和的說）

不知道……（那小姐喃喃的說著）

其實妳母親在年輕的時候，還相當漂亮！

真的嗎？

嗯！這是真的……可是妳知不知道她那臉上的「疤痕」又是從那裡來的？

我還真的不清楚……

這樣好了，如果等一下妳認為還方便的話，不仿我們一同出去後，再告訴妳好了！

（長青說著）

在教堂的門口，廊門之外還下著絲絲的小雨，那秋天的小雨有點涼涼的……

先生……我該怎麼稱呼你呢？因為我剛剛聽到似乎你認識我們家裡的人……所以我這樣的問？

嗯……「嚴格說起來」麼！妳應該稱我為叔叔好了！

好吧！我就叫你「叔叔」好了，可是為什麼要「嚴格說起來」呢？

嗯……首先是因爲我的年齡已將近半百之人，當一位叔叔是綽綽有餘了，再者麼

……（長青微微停頓了一下）

「再者」怎麼樣啊！要說就說下去麼！難到還有什麼秘密不成！

秘密！長青微微一笑一下，說有「秘密」倒也沒有，說沒有時，倒還真有一點……

什麼？有秘密……你和我有秘密！你和我甚至在教堂才見面幾次而已，怎麼會……

噢……小姐，妳不要誤解，我不是說「妳和我」……只不過以往的事，有逐漸清晰

的感覺……因爲時間的塵土原本一點一滴的覆蓋過去生命的每一階段，現在逐漸在煙

消霧散，也逐漸能透視到從前。

嗯……就是那個時候！我和妳母親「若雲」認識……對！就是那時候！

「若雲」！那是我母親的名字！你真的認識她！

長青默默無語……然而在這時不能形容無聲勝有聲，可是現在總覺得有聲勝無聲，

因爲二人撐著雨傘默默地向著新生南路走著，那車子聲、人羣聲、幸虧有這些聲音才能掩蓋內心思的澎湃……

而在思想流竄的同時，好像雨傘上面的小雨加大了些，正在加大的時候……也憶起二十年前某天，也是撐著傘，也是下著小雨，更是突然間雷雨加大了起來，就在雷雨

加大的時候……長青看到一個纖細的身影正在越過馬路，也就在「瞬間時刻」的開始，一輛小貨車急駛而過，在濺起雨水的霎那，「碰」的一聲！那黑影應聲倒地……待他要注意那貨車時，那輛車子已小的可憐，就消失在夜色的某一邊……

這時長青本能的衝到了那身影旁邊，把傘丟在一旁，抱起了受傷的女孩，再一步一步淋著雨走到了馬路旁一棵大樹下……

他還彷彿記得在等車子上醫院之前，曾用手帕替她擦著身上的鮮血與污泥，她則斜斜的靠在他身上；這時長青突然間發現她竟慢慢的張開雙眼……在她眼眸中，長青看到了一份感激的友情在她眼神中，也看到微弱的生命在勇敢的掙扎著……

當時正值深秋，又有著雷雨，車子相當難叫到，二個人全身都濕透了，這時長青感覺她全身在發抖，很自然地她不由得趕緊靠著他，而長青也沒有排斥之意，因為畢竟這時不能再探討男女授受不親的問題，其實一個人的胸懷在坦盪之下，那是非常開闊的……

謝謝……一個微弱的謝謝聲！

噢！不用了！妳忍耐一下！車子應該馬上就叫到了……

等到上了計程車，長青感覺她更冷更寒，當然他也只有用自己的體溫來幫助她一點

……這時長青的體溫在他覺得更上升許多……那是因為救人的友愛在洋溢著……隔著車窗，隨目望去，絲絲的雨絮，不可勝數，在長青想……這個世間的人也是不可勝數，若果世間的人都是心中含著愛的話，這個世界也許會「更明亮更動人」。

先生……是到仁愛醫院對嗎？（一句話驚醒了他）

是的！我剛剛不是給你說了嗎！在安全之下，開快一點……

噢！我看你「太太」的病很不輕，你要趕快掛「急診」才對……

一句「太太」使長青感到少許惶惑，爲了不必給她增加心中的衝擊，也爲了救人第一，也爲了是妻子或不是妻子在「現在」根本不重要，所以隨口而答……

嗯！這個我知道了，謝謝……（因此未加解釋地隨口回答著）

可是當他不經意的低下頭，竟發現原來蒼白的臉頰上，漸漸泛起絲絲的紅暈……因此在一腔熱血去助人的長青原本認爲是「體能好轉」，可是「定神一想」一定是那「太太」二字在做祟……他的內心一直在耿耿於懷，一直泛起抱歉的感覺，而這抱歉的感覺還歷久而不衰。

就這樣慌亂的心理把醫院的號給掛好了……先生！是不是幫忙打個電話給我家……好……我去打！

大約過了四十餘分鐘，一陣混亂式的吵雜聲，父親、母親、親戚、同學，反正是很多很多的陌生人，並且他們一進來就問個不停……

「若雲」！（一句叫聲之後，就衝進來一位男士，本來他對這位男士沒什麼注意，可是這位男士一回頭就對著長青莽撞的說……）

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撞了若雲！你看看你身上也濕搭搭的……（好像一下子要把長青吃下去似的）

這當兒，他竟楞在當地而不知所云！因為一腔助人之熱血，被人用「乾冰」突然地冷凍起來……然而那麼多人進來竟沒有一人來看他一眼，甚至反而澆了一盆冷「冰」，還不是冷「水」，所以他只有默默地苦笑……

你還笑，你還有人性，把若雲撞成這樣！

志剛！你發瘋了！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一個有氣無氣的女士喊道）

噢！對不起！一句隨意的對不起，衆人又回頭去注意病人了……

長青呢？他不知道當時的心情……只知道靜悄悄的離去了！來的時候雖然雨水令他寒冷，可是心中卻填的滿滿的，然而走的時候卻又覺得思潮是空空的，其實助人原本就是助人，是不需要隆重的回音的，但是「人」畢竟是「人」，雖然不需要回報什

麼，可是總不能那麼的冷冷又冰冰的……

長青走出了醫院大門，深秋的寒雨，還是依舊下個不停，可是思絮卻若斷了線的風箏，任意在天空撞接著，好像沒有目的，好像也沒有未來……



小石情

「日子」一天天的飄了過去，她飄過了一個人的一份感覺，當然「日子」她也飄過了大地，雖然也飄過了環宇的門檻，可是最奇妙的是，這穿過時空的「飄」竟是「同步」進行著……可是有一天他在新生南路用腳踢了一塊小石子，長青卻發現「它」沒有被日子飄過，因為「它」實在只是一塊小石子，而你如果說「它」美嗎？它根本距離很遙遠，你如果說它不美嗎！它又是存在幾億年的原石……今天有人踩了它一腳，明天又有別人踏著它渡過了明天，因此也只有它是以不變應萬變，也只有它逃過生命中「飄的日子」，想著……想著……

先生！先生……（一個急促的女士聲音在他耳邊響起）

先生！你是不是……（一種本能地回過頭來看看這發聲的女士）

這不看還好！一看之下，自己卻傻楞在當地！然而並不是因為有個陌生女士在叫他才變成如此的呆板，依長青後來仔細推演，他是覺得當時的傻楞，那完全是叫的「這位」女士太脫俗了；清的好像只飲露水的「鳴蟬」，美的好像天池中生長的「蓮花」，如果還要再形容下去，各位對不起，那是已經無法用這隻禿筆來修飾了……

可是形容也好，修飾也好，其至於歌頌也好，其實都沒有用，因為在眼前這位女士，長青根本不認識，憑他……可能還需再修一修善果，然後在來生的時候，也許吧……

先生！我可不可以問你？（似乎很激動的說……）

噢！什麼事……他當時的內心一片空白，並且在他心中好像與這位小姐一點相連的印象都沒有；他很懊惱，當然也很希望，其實真希望這位小姐問的事是與他有一絲有關的，那怕是替她拾起一個一元硬幣……

先生！你不是是一年前某天晚上救起一位被車撞傷的女子，那一天還打著雷，你還……

啊！這個「啊」不是當時長青說出來的，這個「啊」只是在他心裡叫出來的，因為她不提及還好，她一提及！他卻深深地感謝上蒼，因為畢竟這位小姐真的與他有「事情關連」了……（因此便徐徐的回答說）

嗯……的確有這一回事……我還記得她的名字叫若雲，那妳是若雲的同學或者是她的……（因為長青還依稀記得當時進醫院探望那位受傷小姐的有很多人……）

啊！（這個「啊」可真的是那位小姐叫出來的！）你還記得叫「若雲」！真的感謝

上天！真的感謝上帝！你就是那位先生，沒錯了……

若他記憶沒錯的話……在當時這位穿白衣服的小姐，竟變成了許多白色的小蝶，飄呀飄的飛在長青面前……然後攔腰一抱，正好把他抱的個滿懷。

而且她那奇異的「櫻桃」，竟在長青臉頰上「實實在在」地吻上了一記……

天還是天，地也還是個地，可是現在天不是個天，卻是個溫馨的火花；而地不是個地，因為他覺得滿地的石頭都散發出生命的活力；這個時候的長青，不是「高興」二字可以囊括的，這個時候的長青也不是「幸運」二字能夠詮釋的，總之一句話：「上帝賜予他太突然的驚喜……」

先生！先生……我告訴你，我就是若雲！（他發現她兩眼含著淚並且頗為激動的說著）

你就是若雲，什麼？妳就是那位撞傷的小姐！不太可能吧！你……

對呀！我的就是「若雲」！那天天下著雨，全身都淋濕了，不但滿身都是泥水和鮮血，然而你又是急著救我，並且又是黃昏，所以我想你不會認得現在的我……

經她這如此的一說，長青才把自己的「原神」給找回來，不過剛一定神，反而更使他蒼像百出，因為四週的人都報以「奇異和羨慕」的眼光正看著他們；一個是攔腰而

抱的小姐，可是另一個卻是兩手攤開，傻傻地在當地，這當兒長青總感覺兩頰在「水深火熱」之中，而他的心正在地獄谷那裡沸騰著……就在這時可能她發現「紅臉關公」的長青，而鬆下手來說……

對不起！先生！真的對不起……是不是抱著你太緊了，是不是……

我實在不該這樣激動的！只不過希望你能了解我，自從你救了我，後來又不告而別，其實可以說沒有一天不想找到你的，在這個一年的歲月裡，幾乎每天都會在這新生南路來回閒逛，其目的就是幻想能再遇到你，畢竟皇天不負苦心人，竟被我等到了。

噢！那件事在我認為是應該被幫助的，妳也不必一直掛在心上！

為什麼不要掛在心上，你要知道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呢！並且計程車費及掛號費等這些錢你都不要了嗎？你真是個……還有你還被我的朋友誤解，這些都是我必須找到你的原因！你說不是嗎？先生！如果你有空的話，可不可以一起去喝個咖啡？

好吧！不要到太遠的地方喝，我怕家裡的人會找我。

怎麼！是不是太太要找你！（若雲的眼神裡有些異樣的感覺）

沒有啦！我還未結婚呢！那來太座夫人……語聲一頓，隨即又說：如果硬要說「太